

瀚海丛书

活佛

高 澍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Ln72
G178

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文联编辑

活 佛

高 澍 著

A7786/06



中国文联出版社



10020222

活 佛

高 澍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 10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开本32 印张4.375 插页2 千字69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册

书号：10355·9

定价：0.48 元

目 录

活 佛	1
新 荷	29
急转弯	53
琴 心	67
向 导	94
顽 强	108
猎猎经幡	122
狐狸的故事	131
风起了	134

活 佛

说起黄河，人们的眼前往往浮现出一道泥沙俱下的滚滚浊流。“九曲黄河万里沙”嘛，黄河的浑，大约是世人皆知的了。可是，在它的源头，河水却是蔚蓝清澈、光彩照人的。那里的藏族同胞亲切地称黄河为“玛曲”。在藏语里，“曲”是河的意思；“玛”是“玛甲”（孔雀）的简称。孔雀河，这就是黄河刚刚孕育成熟时候的勃勃英姿。“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一进入黄土高原，黄河就变成一条凶残肆虐的“黄龙”。难怪唐朝诗人罗隐要不无伤感地吟叹，黄河“才出昆仑便不清”了。

玛曲的北岸，刀砍斧凿般的断壁上，有一片古木参天、绿影婆娑的平坝，静静地依偎在雪山的怀抱里，怡然自得地欣赏着从它脚下飞过的“孔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青海高原上这一小块得天独厚的绿洲上，人烟忽然繁盛起来，黄河上架起了溜

索，石崖上开出了阶梯，羊皮筏子三三五五地挤在勉强可以充作码头的巨石旁边，——俨然是连结黄河北两岸的一个渡口了。

相传在五百多年前的明朝，“湟水之滨的人”宗喀巴在西藏创立的喇嘛教新派——黄教，受到了皇上的青睐。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夫前往北京“面君”的途中，从这儿路过，他手下的一个小喇嘛看见这青山绿水，忽然禅心颖悟，要求留下来兴建佛寺，传教收徒。释迦也夫大为感动，当即代表宗喀巴表态，称赞这位喇嘛“普渡众生”的善心，并且随口给这座尚未破土动工的寺院起了个名字——茫拉寺。自从茫拉寺的金顶红墙在平坝的最高处巍然屹立之后，这个地方便有了个响亮的称呼：茫拉镇，没过多久就远近闻名了。

茫拉寺香火繁盛，是因为它的第一世活佛，那位灵机一动的小喇嘛，是从宗喀巴身边来的，亲耳聆听过新教始祖的谆谆教导。几百年间，世上千灾万难，几劫几复，茫拉寺的晨钟暮鼓却是从未露出过一丝一毫的惊恐慌乱，总是那么自信，那么自如，那么自命不凡。笃信虔诚的佛门徒子，在庄严的金钟长鸣中，在飘渺的缭绕香烟中，从几百里、上千里外一步一个五体投地的长头，叩到茫拉寺的碧砌丹楹前。金瓦大殿门前的松木地板，用不了几

个月，就被他们的手、膝和前额磨出了深深的坑。幸亏寺院周围有的是千年古松，可以年年更换。换下来的木板，起初都被掌管炊爨的小喇嘛用作烧柴了。后来，从某世活佛开始，这些木板被逐年保存下来。每当盛典的日子，便给它披上尊贵的哈达，奉在殿前，一面炫耀茫拉寺的盛名，一面启迪后来者敬奉佛祖的至诚忠心。

到了洛桑活佛就位的那一年，整整齐齐地堆放在偏殿里的松木地板，不多不少，正好三百五十块。

公元一九三七年，正当芦沟桥事变的枪声震惊了千百万中国人的时候，茫拉寺又有一位老活佛圆寂了。说来也巧，“护国宣化广慧大师”九世班禅洛桑曲尼金玛，恰恰也是这一年在青海玉树的拉休寺圆寂。活佛是一寺之主，黄教的规矩，不兴民主选举，要找到老活佛“转生”的“灵童”，来继承他的衣钵。茫拉寺派出了大队人马，四面八方去寻找老活佛的“呼毕勒罕”（化身）。

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差事。对“灵童”的要求是相当严的，既要出生时辰恰好和老活佛圆寂之时吻合，还要征兆灵异，慧性湛深。如果这样的灵童不止一个，一时不能确认，就得当着广大僧俗

的面举行抽签仪式，让老活佛的在天之灵来挑选他的“接班人”。茫拉寺毕竟小有名气，它对活佛的选择也就分外严格谨慎。那些身负重命的喇嘛们不辞辛苦地奔波了几年，都没有找到“灵异”十分显著的儿童。

五年之后，茫拉寺的经师官布率领着一个寻找“灵童”的小分队来到青海湖边的巴塘草原。这年夏天，青海湖四周的牛群中，发生了严重的瘟疫。环海草原上，死牛遍地，景象凄惨。官布经师一行耳闻目睹，忧心如焚，时时诵经祈祷，希冀佛祖慧眼神通，拯苍氓出水火，解众生于倒悬。

一天傍晚，他们来到青海湖南岸一处小小的港湾。风定天高，残阳如血，湛蓝的湖水闪着孔雀石般的光泽。海心山静静地立在地平线上，镀着一层桔黄色的光彩，宛如一架正在燃烧的篝火。青青的草滩上，扎着一顶白色的小帐房。一缕炊烟款款升起，笔直地垂在透明的天空中，久久不散。一只健壮的牧羊狗卧在帐房门口，百无聊赖地东张西望。在瘟疫横行的地方，竟然会有这样安宁恬静的气氛，官布经师他们全都目瞪口呆了，疑心是到了净土西天、仙境瑶池。更使他们惊奇的是，帐房后面的山窝窝里，几头牦牛正安闲地吃草，丝毫看不出瘟疫的征兆。这简直近于神奇了。官布经师看了片

刻，忽有所悟，顾不得和随从们打个招呼，便急步向帐房走去，没等牧狗缓过神来，他已经钻进帐房里去了。

帐房里只有一位年轻的妇女和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地上摆着的几件用具也极其简陋，看样子是一户穷苦人家。女人见一位喇嘛闯进门来，连忙低下头去，伸出舌头，浑身不住地颤抖。那小男孩倒大方，守在火塘旁边，瞪起眼睛打量着这位衣饰华贵的客人。

“你家的牛没有病？没有死？”官布经师迫不及待地问。

“呀！神佛保佑……”

官布经师在空荡荡的帐房里转了一圈，终于把目光落在眉目清秀的小男孩身上。

“你的儿子？”

“呀。”

“几岁了？”

女人从怀里取出一根皮绳，那上面已经打了五个结子。

“唔，五岁。哪一天生的？”

女人说出了日子，官布经师的眼睛里顿时放出光来。随从们拥进帐房，官布经师叫他们把有关孩子的一切都详细记下来，自己走到外面，望着西天

的晚霞沉思起来。

等到随从们走出帐房的时候，官布经师已经面向太阳落山的地方跪在地上，虔诚地祈祷了。这表示已经找到了“转世灵童”，感谢佛祖的暗中指点。

一直等到官布经师诵经完毕，站起身来，随从们才走近前去，一面替他掸去衣服上的泥土，一面不解地问：

“官布经师，这个穷孩子就是活佛的‘呼毕勒罕’？”

“生日倒是不差，只是这灵异的征兆还不明显……”

官布经师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你们记住今天的景象，三天后就会看到灵异的征兆。”他一挥手，“接走灵童，赶快离开这不祥之地。”

那女人听说自己的儿子是“转世灵童”，马上趴在地上给儿子磕了个响头：“活佛赐福，活佛赐福……”

孩子被抢上马，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眼泪刷地流了出来。他刚张口要呼喊，抱着他的随从用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巴，双腿一夹，策马离开了帐房。

官布经师骑在马上对女人说：“三天之内，不

要离开这个地方，佛爷会保佑你们的。”

骑马的人已经在暮霭中消失很久了，女人还站在帐房门前痴痴地望着。在她的眼前，愈来愈清晰地现出一个巨大的灵光圈，闪着刺眼的光芒。

三天之后，官布经师领着茫拉寺的坎布又来到这里。白色帐房依然如故，只是没有了炊烟，没有了猎狗。山窝窝的草地上，几头牦牛僵卧着，分明是发了瘟病。帐房里，那个年轻女人和她的丈夫并排躺在地上，身上早已冰凉。一缕黑血从他们的嘴角流出，凝在满是痛苦的脸上。只有那女人半露着的眼珠里，似乎还存留着一线希望。

啊，这样的“灵异”！

初秋，正是马步芳在西宁乐家湾机场恭迎蒋介石来青海视察的那天，茫拉镇上也出现了一个盛大的欢迎场面。那个本应在青海湖边嬉闹玩耍的小男孩——官布经师为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洛桑——爬在身穿黄色袈裟的坎布的背上，出神地望着奔流不息的玛曲。坎布缓缓地登上长长的石阶，官布经师跟在后面不停地念着平安经。石阶旁、山坡上、屋顶上，到处都是热泪盈眶的信徒。他们匍匐着，跪拜着，喃喃地念诵着那万能的六字真言。

洛桑什么也没有听见，他把一个手指头塞在嘴

里，默默地思念着青海湖。湖水和河水一样，都是蓝蓝的，可青海湖象一匹驯顺的雪青马；等着他骑上去，玛曲却是撒开四蹄奔驰了，它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呢？

茫拉寺朱红的大门在洛桑背后 訇然一声关上了。当时他全然没有理会，正全神贯注地望着森森肃然的金瓦大殿。如果他知道这扇大门将来不再对他开启的时候，他也许会回过头来，深情地看它一眼。

由于洛桑活佛的“灵异”，茫拉寺的声望越来越高。四方来朝圣的信徒，一年到头川流不息。一捧一捧的银元，一捆一捆的钞票，被一双双哆哆嗦嗦的手投进金瓦殿里的香火钱柜。其中有多少化作供奉佛祖的香烟，又有多少饱了喇嘛们的私囊，将是佛门永远的秘密，凡夫俗子是绝对不可知的。

“慧眼识灵童”的荣誉和功劳，自然落到官布经师的头上，使他在茫拉寺一下子上升到活佛一人之下、三百喇嘛之上的显要地位。

洛桑既然成了活佛，举止当然要受到清规戒律的约束。他每天的主要功课，是跟着官布经师学经文。这是如同私塾一般的教授方式，对一个孩子来说，自然是最枯燥不过的。他爱站在庭院里，听飞来飞去的鸟儿的啁啾；他爱站在钟楼上，眺望埋藏

在深谷中朝气蓬勃的玛曲。于是，每天晨祷晚唱的时候，官布经师总要对他多加几句训戒：“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经典乃佛门之本，不可疏忽。早晚念经，必须眼观鼻，口问心，闲思杂虑，一概除去，才能入静入定。”

洛桑原本是灵异的，活佛的地位又给了他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呼童役仆的优厚生活条件，每天除了祈祷念经、顶礼焚香之外，无所事事。于是，十年之后，当他出落成一位翩翩少年的时候，不但官布经师教给他的经文可以倒背如流，自己还读了不少堆积在藏经楼上的经卷。虽不能说学富五车，倒也称得起满腹经纶了。

官布经师愈加悉心地保护洛桑，使他不染俗尘，不生凡心。平时绝对不许他走出寺院一步，就连晒佛节等等一年里难得一两次的盛典，活佛必须和芸芸众生见面的时候，官布经师也都让小喇嘛们把洛桑团团围住，说是“怕秽气薰走了灵性”。这十年当中，世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洛桑却全然不晓。然而，在青灯黄卷、香鼎经轮之外，他竟然也有了一件玩物，那就是每天在他手心里搓磨的一挂念珠。这念珠是茫拉寺活佛的传世之宝。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位活佛在世的时候，都要给它增添一件不辱后世的珍玩：或异国珍珠，或波

斯猫眼，或蓝田古玉，或印度钻石。传到洛桑手里，它已是满目琳琅了。洛桑特别喜爱的是一颗雕琢得十分精细的水蓝宝石，它足有大拇指肚那么大小，滴溜溜圆，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这颗蓝宝石使洛桑想起了一碧万顷的青海湖，仿佛那包容了天空和大地的湖水，都凝结到这颗宝石里面了。

十五岁的洛桑，皓齿红唇，明眸修眉，白白净净的脸，细皮嫩肉的手，再把金镶玉软缎袈裟一穿，真有超凡脱俗之质，出神入化之姿。每当他在十分罕见的场合，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地出现在大庭广众当中的时候，千百双崇拜的眼睛便不错眼珠儿地盯住了他。诵经的声音宛如夏日的闷雷，不间断地从大地上滚过。如果有人能被他摩一下头顶，那就是得了永世的幸福。据说一位从四川来朝拜的香客，荣幸地沐了摩顶之恩，走下石阶的时候，只顾兴奋地念经，一头栽到黄河里去。他落入水中后，不见挣扎，不见踪影。官布经师说：“这个人已乘了浮槎逆流而上，进入极乐世界去了。”竟也有人不知是看花了眼，还是生出了幻觉，硬说亲眼看见河里有一朵莲花，载着那位香客飘然逝去。

不过，洛桑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他被关闭在涂了丹砂的四壁墙里，常常产生一种无名的烦恼。莺啼鸟啭已经引不起他的兴趣，唯有站在高高

的钟楼上，望着墙外的大千世界，他心中的郁闷才稍稍平息，但往往随之升起淡淡的惆怅，若隐若现地骚扰着他那颗本该“涅槃净寂”的心。

终于在一天早上，洛桑活佛本来已被消除的五欲中的两欲——色和声，被花花世界里的诱惑唤醒了。

他当时正独立钟楼，极目远望，心境又飞回到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初结识的伙伴——青海湖畔。忽然，从山林里飘出一串歌声，声声真切，字字入耳：

茫拉寺修下的金瓦殿，
欢喜佛就画在了上边；
把我的好花儿见一面，
心坎上开红了牡丹！

余音未断，从长长的石阶下面，也升起一串歌声，仿佛是玛曲在唱：

茫拉寺修下的金瓦殿，
青山绿水的好看；
见了心上人话甭谈，

一开口先唱个“少年”。

洛桑痴痴地听着，痴痴地看着。一会儿，从山林里走出一个小伙子，虽然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晒黑了他的脸，眉宇间依旧透露出山川钟毓的俊秀，宛如翠叶上的一颗露珠，焕发着勃勃英气。他宽阔的背上背了一捆柴，不时撩起褴褛的衣衫擦一把汗。恰好在这时候，一位背着木桶的姑娘爬上了石阶。当她一掠垂到额前的黑发，猛一抬起头来的时候，恰与洛桑打了个照面。洛桑觉得眼前一亮，他那被青灯黄卷麻木了的神经复苏了，一下子想起了许多往事：飞翔的青海湖蓝天碧水间的白天鹅，跳跃在茵茵绿草上的小马驹，……还有，妈妈！那一双温柔的手，那飘在奶茶和糌粑的清香里的脉脉温情，那融在火塘里驱散冬夜凛凛寒意的母爱！……

他们走远了，相依相偎着走远了，消失在生机盎然的绿色里。然而，洛桑的心却不平静了。他那双眼睛看惯了呆板的泥塑木雕，和比这些涂了颜色的木石更缺少表情的大小喇嘛，从不知道人间还有这般赏心悦目的姿容。从此，他便每天清早立在钟楼上等待了。那姑娘倒是常来背水的，小伙子却难得一见。歌声自然也就偶尔才能听到一回了。洛桑毕竟聪慧，听了两三次，那曲儿和词便都记在心

里。当她一个人背着沉重的水桶走去的时候，洛桑便无声地唱着那支歌，目送着她的背影。而且，往往手里还捻动着那串珍贵的佛珠。

一个燥热的中午，洛桑无聊地在金瓦殿前的庭院里散步，不知是思绪的纷乱，还是精神的恍惚，他竟在不知不觉中唱出了声：

茫拉寺修下的金瓦殿，

青山绿水的好看；

.....

他没有唱完，因为官布经师已经站在面前了。

实在是大出官布经师意料之外，当他问洛桑见到了什么的时候，这位少年活佛竟然一往情深地回答：“我从来没有想到，经文里所说的极乐世界原来就在我的身边。我看到了它的色彩，听见了它的声音，那是春天的气息，万物复苏的力量。老师，我从没有感到这样的愉快，这样的欢畅……”

诱惑，魔鬼的诱惑！官布经师不能等闲视之了。洛桑是他的活佛，是他亲手培养造就了一位德高望重、纯洁无瑕的活佛，一个真正的佛门的标本！他异常敏锐地感觉到这诱惑和反诱惑的第一场遭遇战是多么生死攸关，他决意采取断然措施。